

新華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五〇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八日
本期零售五角 每月十二元 三月卅四元 半年六十三元 全年一百一十七元

社址：延安

啓事

敬啓者：交通運輸處由後勤供給部於九月十日移交交通運輸處接管，所有手續已辦理清楚，現改名爲「交通運輸處」。該處在九月十一日以前之債權債務及一切手續對外關係，均由原交通運輸處負責收付及接洽。九月十一日以後之債權債務及一切手續對外關係，均由交通運輸處負責收付及接洽。特此聲明。

後勤供給部啓
九月廿五日

西北三分店 聯合啓事

西北三分店於十月二日業經完全售與興業公司。此後，凡與該店有債權債務關係者，請於十月二日以前向該店清理。逾期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斯城紅軍堅守陣地

工業區繼續殘酷戰鬥

城西北反攻擊退敵人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據通訊社訊：斯大林格勒之戰，是蘇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烈戰鬥。在工業區，紅軍與德軍展開了殘酷的巷戰。德軍多次發動猛攻，但均被紅軍英勇擊退。在城西北，紅軍發動反攻，擊退了敵人的進攻。目前，紅軍正加強防禦，並準備隨時反攻。

斯城工業區

斯大林格勒工業區的戰鬥，是蘇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烈戰鬥。在工業區，紅軍與德軍展開了殘酷的巷戰。德軍多次發動猛攻，但均被紅軍英勇擊退。在城西北，紅軍發動反攻，擊退了敵人的進攻。目前，紅軍正加強防禦，並準備隨時反攻。

斯大林格勒西北

斯大林格勒西北的戰鬥，是蘇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烈戰鬥。在工業區，紅軍與德軍展開了殘酷的巷戰。德軍多次發動猛攻，但均被紅軍英勇擊退。在城西北，紅軍發動反攻，擊退了敵人的進攻。目前，紅軍正加強防禦，並準備隨時反攻。

晉西北行署 號召民兵保衛秋收

聘請各階層參議員十五人

【新華社晉西北八日電】晉西北行署爲保衛秋收，特號召民兵參加保衛工作。並聘請各階層參議員十五人，共同商討保衛秋收事宜。目前，各階層參議員已紛紛響應，並積極參加保衛工作。

秋收時期的一個重要工作

秋收時期，各地正在準備秋收和徵糧工作。這時，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徵收秋糧。徵收秋糧是秋收時期的一個重要工作，也是政府爲了支援抗戰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各地政府應加強宣傳，動員農民積極交糧，以支援抗戰。

第五次「強化治安」

今日正式開始

捏造我文件實行挑撥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第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將於今日正式開始。此次運動旨在加強地方治安，打擊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各地政府應加強宣傳，動員民眾積極參加治安工作。同時，應注意防止敵人的挑撥，保持團結。

晉察冀冀南敵機肆虐

平靈等縣小村落均被炸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敵機近日在晉察冀冀南一帶肆虐，炸毀小村落多處。目前，當地政府已加強防空措施，並組織民眾疏散。同時，應加強宣傳，動員民眾積極參加防空工作。

巴克等同志出獄

加政府將取消共產黨禁令

【路透社倫敦八日電】加拿大政府已決定取消對共產黨的禁令。巴克等同志已獲釋。此舉旨在促進加拿大社會的團結與穩定，並加強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威爾基發表談話

盟國應採取攻勢

【中央社重慶八日電】威爾基發表談話，稱盟國應採取攻勢，以打擊侵略者。他強調，盟國應加強合作，共同打擊侵略者，維護世界和平。

威爾基的談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各國紛紛表示支持盟國的行動，並承諾加強合作，共同打擊侵略者。

在秋收時期，各地政府應加強宣傳，動員農民積極交糧，以支援抗戰。同時，應注意防止敵人的挑撥，保持團結。各地政府應加強治安工作，打擊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

在秋收時期，各地政府應加強宣傳，動員農民積極交糧，以支援抗戰。同時，應注意防止敵人的挑撥，保持團結。各地政府應加強治安工作，打擊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

在秋收時期，各地政府應加強宣傳，動員農民積極交糧，以支援抗戰。同時，應注意防止敵人的挑撥，保持團結。各地政府應加強治安工作，打擊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

全市懸國旗舉行慶祝

【本報特約】爲紀念十月，西非文藝工作文藝家於日前在青年俱樂部舉行聯歡舞會，分佈該處一生活者有喊：『政治自由』，歡呼日現在青年俱樂部舉行文藝聯歡舞會，會後青年俱樂部有聯歡舞會。

【大報訊】邊區青救會，爲慶祝雙十節國慶日，該會主任高朗山同志，於昨日函語記者謂：已請市青聯籌備處，訂於十月十日晚，在青年俱樂部，舉行跳舞及小型晚會，並於日間，邀請人路英辛家等革命會展更云云。

【本報訊】平劇院前於雙十節舉行成立典禮，自十日起分別在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等處公演平劇，招待延安各界人士。公演節目如下：十月十日：翠屏山、女起解、珠康寨。十一月間同上。十二月：武家坡、斷臂說書、珠康寨。十三日、十四日同上。

又：該院於公演期間，將舉辦一小型的『平劇展覽會』。並已鉛印一『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特刊』。準備分贈各界以資紀念。

本報訊：建市秋收正在開始。川地藥子多已割畢；山地亦有進行當中。即將爲谷子全部收穫時期。這一農夫慶：今年延市藥子收穫極豐，中者約五十餘畝，谷子收穫極豐，每畝估計可收：優者五、六石，劣者三、四石，茲因延市，延國等地，部份遭受雹災，受災區域，收斂較低，本市四科長趙仰候同志，關於延市秋收他處，付別告各區管

千鈞一髮，各廠集中勞動力救濟，可援用老舊掛鉤已有之織工、扎工、粉紡做到：「一黃河」特約適用於邵邵生廠突擊月中，積極地進行了堵築、模範。平日的工夫，每一個成員都表現了高度的生產熱忱，在作過程中，士們更細心認真，不讓一粒穀隨地拋棄。同時幫助羣眾整理屋宇，掃五日穀，把自己的鑿子捐喂羣眾的牲口，羣眾很滿意，到處勸他們借又對：「日本來進除進行積兵開敵的表現外，更設法個人生，搶羊毛、做棉鞋等，以備過冬。

神府民衆擁護精簡政策

縣駐紮兵備政工作，已開始進行，預計十月初即可完成，現正在深入幹員中。縣駐紮幹部對精兵簡政，一般幹部，已有深刻認識，如縣府某科長要求做村長，某科長要求當教員或護士，造成了好幹部到下去的濃厚空氣。

【新華社晉西北五日電】興縣縣政府、公安局、稅務局等機關，於九月二十六日，均召開全體幹部會議，由白縣長報告各機關工作，會議後有各區區長、助理員參加。報告後，由各單位分頭按學習小組，進行討論。興縣縣政府，近日每早已開始精簡工作。興縣游擊大隊，已於日前開始精簡，現各中隊、青年隊等，均在

(上接第一版)

亞洲之普通人民，感覺
請其參加到一方面之
至較西方帝國主義爲尤
。西方各民主國，
大體已有酋長及複雜之
，而缺乏時代之民權——
取其數已達十萬萬
需要或不需要吾人此種國
之民主主義，渠等顯皆不
吾人即曰將民主主義盛
銀鑰中而擲予之。但渠等
在其選定之政府下，造成
將來之命運。余曾與若干
思想之男女人士接談，現
對於大西洋羣羣之稱，亦

【延平雜誌】廿餘縣市政本月初二日，到上級辦各學的事務，即召開臨時教育委員會，一齊議決去年全縣沒有辦好的原委，是在開學而久未開密細的計劃，沒有進行普遍的宣傳，開學時學生不但沒有來，教員也沒有按時刻鐘，更因缺乏桌椅，書桌，燈具，以及在教員學生時，調查工作做得不夠，老實姓才有遺憾，說公家不估計記課生的生活，除低要調換，學校裏上操多，課太少，要恢復是調換新兵，所以有些家裏很有辦法的，中途也不來上課，所以又不負責，常因空來，學生見教員不好，所以沒有到校，整個說就形同虛設。會中，一定要有前次派去去年所發生的缺點。會上

中外文化交流
 重慶通訊
 重慶中華文化協會聯辦之蘇聯聯文問題演講，題包括蘇聯文學、經濟、藝術等，聞文學經濟將由史賓權担任，藝術部份將由史賓權担任。該會刊物「中華文化」讀版計劃。

重慶通訊——
重慶中蘇婦女兒童影展，在文化協會舉行，已引起市中，已引起人

內並排印中國文字，而在
語言文字之課程，而羅氏
金寶，哈佛燕京研究院及
他各國強對該校並加以印
唱歌，用中文教授，甚至
食中餐。各大學設立中國
書館者頗多。如哈佛、哥
倫比亞、加利福尼亞、
倫敦等，皆有極豐之藏書
完備，規模之大，在西方
稱首屈一指。美國著名大
學院，如波士頓、紐約市

對華之文化關係，自七年起被即任主席，極困難中，進行增進化關係之工作，倫敦

沈元：(二)飛機
元：(三)機械工
；(四)造船學
五)紡織工程陳汝
化學工程曹木喜

醇縣僞軍殺敵攜械反正

[illegible]

哭訴日本國內苦難

新華日報西北六日電
國舉行九一八紀念大會
其熱情而友愛的家庭
成爲戰鬥中新近被俘的

衆生提

本報謂：農貸在農村間估計：每戶因借農貸而獲，章、陳兩利者，數約千元或七、八家八口，父用五斗

加。紐政府

五元，我旅加僑胞對此向感不便，近經我旅加結果率將該項銀制取消，自八月初始，元折合國幣百元計算，無限制匯款回國。而因移民律所限，不准自由登岸，須輪船加幣一千元，方得上岸，亦經我方交涉，取消。



磨好鐮刀快收割

印大乘會呼籲各派合作
發動羣衆爭建國民政府

英民主管理聯合會致電查瑞

打破英印僵局擁護印人要求

「路透社新德里八日電」印度教大議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案，號召各印虔教團體及民族主義者發動民衆運動，爭取建立國民政府；並願同印度各政黨合作，以便迅速解決印度問題。

「路透社新德里五日電」印度教大衆常務委員會今日休會，會中曾議決與印度各政黨之談判，應再繼續一週之久。通過決議案一，爲護衛反對印度政府之政策及對印度人民集體罷教之措施。另議案，爲要求政府指派司法委員會，調查軍警過分使用武力鎮壓「騷亂」之說。常務委員會並議決自設委員會從事調查上述情事。

全印各報編輯集議

抗議政府檢查新聞

孟加拉省發現敵機

「歐洲領袖愛我之國」民主聯盟會會長拉士德爾君致電云：「印度領袖希我們的感謝。以下之聲明與著名人士表示擁護你們的要求，請你們將此轉達薩波魯爵士、吉雅卡利和為解決印度問題而努力之其他在印人士。」電報中所提之聲明如下：「印度目前之僵局，係危險而可恥者，此乃聯合國負責人士中之共同見地。我們相信問題仍僅能得解決，所以我們希望看見英國對於在極度急迫解決印度問題而提出建設性意見的人士，予以盡可能之最大之授權。就前相九月十日聲明所引起之不幸而論，此種反應有更重要之意義。因該聲明不但不欲改善英印關係，而且暗示在此危急時期，我大英帝國政府應採取唯一之肯定政策，祇為反對國民大會。我們特別觀望在印度之大主教佛柯斯威斯科特以及印度教大聚會及其他政黨、民間團體、薩波魯及吉雅卡利諸先生之努力。他們決不願僅為其本身而說話。過去數週中事實證明印度所有各政黨均合理，均希望以印度國民政府下，在抗日保衛印度中聯合一身。同致回函，印度教大聚會，其他政黨、民間團體、薩波魯及吉雅卡利等均有要求一個印國國防政府之事實。我們確薩波魯爵士及吉雅卡利許置這些團體自由與現在監禁中之國民大會諸領袖執行商討之建議。我們同意他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組織國民政府之人權，由現時在印之權威給予總司令，而將關於將來設印國與各社團間互相關聯爭論問題，延到戰後。新政府必須不具備議會會議，而是具有實際之國民政府一節，不僅各黨派一致同意，而且同致與印度教亦已同意。在這個戰爭期間，如視合作的建議，並拒絕代表印度人民的名義頒領之提議，顯負起極嚴重之責任。這個戰爭問題，國會議員們則加開，英蘭兩國，均依英蘭今日之反應。一名名該省有馬爾里公府，斯切博萊公爵，羅倫斯夫人，哥爾德主，加爾，維維達，麥奎斯特，佐亞德，拉斯基，勃斯萊，卡德伯利夫人，阿司，羅倫斯夫人，哥爾德主人，約翰生女士，馬爾里律師士，麥萊教授。

在烏茲拜克斯坦的原野上

我總描繪出我在屋登拜斯坦，用我的親朋所看見的許多事情。在我的面前奔着許多數字，它們表現出在戰爭的這一年中，當地究竟已經有了些什麼成就：第一，糧食了；第二，救濟發生的氣息和充滿了自我歌頌的數字。

——他們鑄起了泥土，準備好溝渠的河床，縫紉好河堤、水閘，和疏濬好那些現有的河道。

這些人穿着他們慣常的東方的胸前沒有鈕扣的袍子，和鍍有光澤的土地上，靠了那把鋤頭以及人的勞力，他們已經成了土地的主人。

廉金榮，他遷到這個地方，發了一個企業於當地。——給這些企業的必要鐵道從外而運東西的必解決了。煤炭是從舊礦開採的。

美華行賑濟大會

羅斯福籲請國人踴躍輸將

【路透社華盛頓六日電】羅斯福總統今晚於冬季綠金賑濟運動大會開幕式中發表演說，謂全國人民踴躍輸將。

南美報人赴美考察

委外長將訪問鄰邦

路透社華盛頓五日電：「泛華事務聯絡官喬治遜由各地視察歸來，並謂：南美洲十九個大小國家，均將派代表，蒞臨美國全國的行政會議，如能如期舉行，則可能使鄰邦的國家，更趨密切。」

喬遜在軍隊服役而受負責任的工作的換取訪問護士。更迅速的空地地的任務。

「路透社溫萊地七日電：「路遜即由南太平洋回國，並謂：南太平洋各國，均將派代表，蒞臨美國全國的行政會議，如能如期舉行，則可能使鄰邦的國家，更趨密切。」

中路反攻獲勝
紅軍追擊德寇

高加東戰鬥繼續進行
幸維諾區殲敵四千

明軍向隘口推進

日寇毫無抵抗向北竄逃

阿富汗

路透社白沙瓦六日電
悉，阿富汗政府最近將
派駐華盛頓公使。數週內
發表云。

英華字典

斯坦特萊讚揚蘇人作戰

續編中

英勇作戰不惜犧牲

青木

敵閥謀加強邊防

通訊社 本報資料

新世紀
孟買紀事
前進報
合理其國報

陳企霞

你以為提倡農工同志寫文章，知識份子同志，應該幫助他們修改，作他們修理文字的「製貝貝」，這是一件隨隨便便，不太重要的事情嗎？

現在，在很多的知識份子同志身上，是不大容易一下子擺脫得乾乾淨淨的。

我們知識份子同志，對於文字工作，或多或少地有着一種「文和工」的不好傾向，以為只有知識份子才能寫得「文和工」的文章，不是用自已的筆去寫一筆去畫一筆，就是會產生一種不自然的、不注意的態度。

虎的。無論從文化的歷史意義上說，從革命的現實意義上說，這實在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一切文化，終歸都是勞動生產的成果。過去，社會上佔着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在經濟的剝削制度之下，却被迫棄於「文化生活」之外。

我們的革命，在較為廣泛的意義上說來，他在本質上含有這樣一種意義：要用一切的力量，使勞動人民對於自己所創的勞動生產成果——文化，從被排擠的門外，轉變成爲「參與」的主人。這最能人類生活達到合理的，幸福的必經的道路。也只有這樣，才能求得社會生活的真正的合理和普遍的幸福。

不是的。」這便是「廢除勞動的，也不是廢除虎」。

當然的，也不是廢除虎。

『空想的熱狂』，以爲他們現在所講的一切必定是了不得的！這種刻薄鬼卻將在這一條路途中碰壁，你會感到這一工作突然沒有了一點把握。

即使你還是勉強的工作了，但是，在你這樣勉強的無理的工作中，一定會將你不必要的失望，帶給工農同志。你該口怪他「幼稚」，「沒有技巧」，「不通」，使他工作得不敢動筆。

如果真的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那麼，你難道不覺得這一件事情，才比你的「失望」損失更大，而且對你才是更不

文和手段。勞動人民——特別是中國龐大的工農羣衆，他們被剝奪而喪失了這種權利，已有長久的感嘆。而今天，我們提出了提倡勞動與志爲文章這一問題。當這古老的民族國家，在殘酷的抗戰戰爭中，延緩了後方勝利，牠的面目將變爲新的、青年的現在，在爭取幾千年文化遺產的傳統下，當經濟新鮮的氣息和生長的因素的現在，這種道還不是有着種種新義的事務嗎？

現在，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去說，怎樣去說這種新義的結果呢？

再說，這是一種最需要經常和耐心的工作。如果我們任在着積攢一點點輕視或不够注意的做法，或者如果我們以爲這工作一下子可以做好，話，很顯然的，工農同志在他們現有的文化水平基礎上，寫的東西自然會有很多缺點，別字可能很多的，詞句會有不通順的，那就可能產生兩種結果：

一種是不耐煩了，半途而棄了這工作，這還不是沒有

的「國軍」在現實環境中的上說，如果沒有幾十年來新舊文化運動的努力，如果沒有無數的文化界先驅戰士的足跡，特別是：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歷史傳統的文化教育工作（我們沒有一個時候下這語！），如果沒有這着過於邊區和抗日根據地每一角落的民衆教育和社會教育，今天提倡工農同志寫文章這一運動，就肯定沒有一定的充分的基礎。

另外一確，也替我們說會「大刀闖洋」地，只憑自己獨主觀，替他們「改頭換面」，將他們原有的主動和具體弄丟了，變成不像工農同志所寫，又不像自己所寫。這就會造成一個沒有成績的結果。

還有，你千萬不可以存着這樣的念頭，以爲只是你在『幫助』他們整理文字，是你人在『幫助』他們，『教育』他們，『引導』他們學習文字，是你在『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的。

一句話：我們的黨，在自己的一切革命行動中，是主觀地、系統地結合着提高文藝的教育的。——在工廠，我們一直進行着各方面的文化活動。在農村，我們不斷地努力着多學工作。在部隊中我們沒有停止過播送文盲的努力。在機關我們規定了兩小時以上的幹部學習，並且造成有利於學習的環境和各種條件。

這一切，才使我們今天提出批評文藝同志文章這一題

吧。好像他們什麼都不管，對你只有一種「損失」的「壓」，甚至說只有「損失」——恰格祖反。

工農同志寫的文章，老實說，對於你自己的「文風不正」，也許剛剛是一紙空文。

你不感覺到你寫文章，有時是從空洞的頭腦裏硬擠出來的「八股」，或者是因為你總公幹命，硬要寫得「生動具體」，反而變成「扭扭捏捏」的嗎？

這一些正是工農同志所不曾學到的。你不應該寫得不

這些可能的必要，是確定地有罪罰的前途的。而且這些，只有在工業家以他自己的鬥爭，逐漸地已經獲得了自身的解放這一偉大的含義下，我們才能真正了解這可能和必要的基本意義。

你以為提倡工農同志會文章，自己幫助他們，那麼，拿到了他們一篇東西，就可以隨地刻圖添添，改改塗塗，刻出一件東西，舉世都以為是他們的，這是不對的。我們

把這些東西傳來給他們嗎？他們有話就說。他們說得明白淺顯。而更重要的是：那具體而生動的內容，就剛剛會反過來提起了你。那提要而快爽的形式，那活潑而豐富的口語語調，就剛剛相反過來激發了你。

你修理了他的文章，他「修理」了你的不是還更多一些嗎？所以說在這裏，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的「小學生的態度」，確也是做這「工作所應忠告我們我們的『小學生的態度』」。

「如果你不以為自己是多讀了兩本書的『幸運兒』，你不應該立刻好好地從你的周圍做起這一工作嗎？——當這工作在你手中開始的時候，你要獲得更多的！」

她。

「可不是麼。我們村裏發」

王家溝

蕭涵

前年七月，我到了吳屋驢。縣婦女主任派我到王家溝去參加雅溪回鄉婦女大會。散會以後，天色已是落落了。村婦女主任任要爲我找尋住宿的地方，一個中年婦人走擁有着嶺山村裏罕見的樹木，和傍着溝水的連連的菜圃。陸斜的山腰後，黃河的濕潤的泥灘湧流下來，敵人的砲聲是時時的從河的彼岸滾送過來，敵人的密網是這樣空

組。你知道縣上的那個炮大那時候，大砲是隊長，村前駐地連他吧。那大清早，一淡，有輾，還有前村的槍子，在一個山頭上。槍火真真

到我的面前來。她瘦瘦弱弱，高高的身量。望着她的愉快的笑容，我記起，她是最早到會場來，藉陳副主任到各家去慰問家屬的。她說家裏沒有大人，也沒娃娃，很清靜。她的單單的話還這樣響亮，雖然，在我們新接收的地區裏，人民對工作人員的如造家人般的親切，我已習以為常了。

飯，沒有甚麼所應有的那種雜亂的物件。舖在炕上的蒲子是破爛的，被褥也是破爛的。伴着她的家屬的，只有一匹雪白的小狗和一隻養老了的狗。她端出一碗去年的乾菜湯我吃，告訴我們前陣幾株菜樹和坡上的茂蔭高粱地，都是土地革命的時候分

淋的一隻豬跑進走啦……」

灶門的火映在她的臉上，臉更顯得激動了。

「從前的事，可是算不清流和有趣的算皆都無處找；家裏有財餘的算皆都無處找；寅月亮寅河，逃出西去哩。」

我們住在蘇聯的時期，她因現年多大年紀，還沒有父母，問起參加革命幾年？還繼續讀書，我們立刻變得非常熟悉，她說她在土埃革命的時候也做過工作，現在是年紀大了，不行啦。

她的家長窮的幾乎落在王家溝的貧民。這一革命可不是容易的事，是要人命的。

她充滿感慨的說，一面在灶前坐下，拉起草捲生火。

「土地革命的時候，聽說你們村子是最先紅的。」爲了引起她的話，我這樣附老子哥哥一類的開玩笑。

我記起從票上的幹部講到這樣的故事，我記起那個少總是笑著落進他的工作的優

「以前有人過河來，聽說上了許縣城，在河那岸打了一排新軍一樣的剛烈性子。

陸
熒

用康復回國殘廢的老母豬來，拿吃剩下的米來餵牠牠，便牠生出成家的豬子，再把牠們傳染給別人，——這就是市務局長改善窮民生活，所倚賴的主張方法。一種母豬繁殖，卻才豈不奇怪的邪惡機要，傳染了窮民散散了。另一種責任品力的力量，促使他跳下坑來，往該國跑跑去。

一隻肚皮隆到滾滾地的老母豬，是隱靠住鐵欄正在艱難地擠擠。高長一塊去把腰子一伸，拾起一塊石頭來，劈破地上豬背上帶他抓抓起來。另一隻手從渾厚的皮囊裏，也不時捏出一個與米粒大的風子來，由於高長期望種種寄存的撫疼，牠竟幸福而愉快地躺下去了。

且指牠們將來父親在小組會上說牠落後了。（因此牠萬一個打跑之後，牠就用盡力量與經驗抵抗。）可是眼皮老是變得厲害，其耳朵也似乎含糊到眼教員在講些什麼爲家啦！以後教員在黑板上寫些什麼？誰是逐漸看不清楚些了。接著兩隻小眼一閉，一個個倒頭靠靠牆城，頭一低就睡熟過去。

馬上他散了一個夢：母豬生下一羣豬仔，指導員當面在略略他們的工作成績，頭頭開豬仔都長到老母豬一樣來，他跑去給牠們拍一桶稀飯來喝。忽然村外跑進一隻野豬，張嘴就把兩個倒死了的，頭長就喊牠趕快去打！

「高事務長！」

張政夫大聲喊他一句。他

運輸隊員：

「學習時間是擠出來的。」

工柳作

「高長明！」忽然聽見他一聲。

他驚訝地抬頭一看，不知什麼時候指揮員已經在窗外佔着了。

「上午學習時間，誰要你聽呢？」張教員批評他說：「好容易課嘛，爲什麼打斷呢？」張教員批評他說：

高長明

斥他說：『我老來看他兒子沒有什麼忙過出來，賠了！一個表帶自己已經錯的失蹤。』

「快，快回去學習」。唐導員覺得珠子都快要跳出來了。

高長明把精神振作一下，繼續聽了下去。眼睛雖是睜着，可是耳旁裏一句也聽不見。一方面因眼淚太多不該

高長明，在別的問
怎麼批評他，他都
獨他不愛學習這個
窮鬼還了指導員多
錢？儘管在手裏像鐵鍊一樣
響，筆尖漏不到那兒。他停
到那裏它漏不到那兒。他停
第一瓶：「另找個鉛筆來寫
一定好寫一點的吧？」於是
是，他把毛筆放下，出門找
鉛筆去。

不行，一生白
說了，學習還
況且參加革命
有文化還不如
一他諸君似地
上一擲，「反
學破爛，瞎說

「我已學得過了。」他以為指撥員不知道現今大寫的幾個阿拉伯字。『不，你去看我底本子。』

『不行！只爲那幾個字什麼？』原來請才指撥員打賭錢，另一方面又因懶惰，近來的生活了。

『指撥員老是批評我不學習，連本不顧及我的工作。』

一連人吃虧，經濟又這麼困難，還要求叫熟識士們多會

好學習，外一定要
今天他記起了燕
弄地張開風扇了
，教職員給他寫
，立刻拔了一隻毛
就比葫蘆畫瓢似地
，然而寫成的一行半字，仍
從張教員那裏借一雙鉛筆
回來，他記清楚是不陽毛
筆筆樣快了，一定是寫出好
看的字跡的。滿有把握似地
坐下去磨頭又寫起來了。手
腕用力到快成折斷的程度了
，然而寫成的一行半字，仍
他想着：「不學不

在牠房裏已經過去了。——快回去，一定到星期三三點鐘來。

高長明只好放下了手裏的石頭，一對小紅沙眼睜了兩分鐘，一對小紅沙眼睜了兩分鐘，苦笑着臉子走出錯閣來。

化人那都吃回戰，咱這老頭工作再做好，招員員還是要求

死活？」（領同輩）她停止了拉風箱。「你可那麼和自願過不了。」

「是爲民出，可是會過二年私塾。在滿意。」給爹爲什麼又這麼硬呢？」他感嘆給爹也是這以使用的傢伙了。「不行，苦、死傷、生

起伙的綿連開

第二天上午，俱樂部裏坐滿了許多人，這是徵收員給全臺的幹部上文化課了。高長明跟隨着鄉鎮員也來听课。

批評我不進步的。唉！再會了許多，再知道的看班多，一字，再知道的看班多，出一天不給飯吃，看誰還能講出道理來……

「唉！」

「你，好。」我嘆口說，

他捧着一包混污的東西回來，在一塊月光照著的岩石上，動手解着那似乎捆紮得很牢固的繩索。我俯下身去，一支手槍雖然出在我的面前。

「齊同志，」她左右回顧一下，把被滿丁着布般纏結的槍放在我的手裏。「這件

用什麼來形容她的喜悅呢？她帶着忍不
住的笑容安排碗筷。她顯得有點疲憊了。
我問自己：這對於數國的尤諾是該有的嗎？
有時侯，人是怎樣需要帶一點安慰，需
要帶一點快樂的東西啊！對策個太多了悲
苦的婦人，我總想輕輕撲滅她心裏的一點
小小的希冀的火花罷？

在東坡的巨
大的歡慶同
揀選在我們的
我們走出山
兩山的豁口
浴月光的黃河
山，閃耀着
山頂，前面一

對岸，也有一座山。這座山叫黃河灘，是黃河淤積起來的一個小山脾，從開來，覆射到我們的視線，河又轉過一個灣，流到對岸去。

我們紅軍的營部，有財子聰明萬能嗎？他早晚還要壓用。這幾年，我換盡了心，當那天捉住的時候，我說得眼皮睡不着。如今又是我們自己的政府啦，這樣搞我作了主，托你給我們帶到縣上去。

我夢見的蹣跚她的話語，微帶涼意的河水在我們身邊流動。

吃飯時她的沉默使我有些奇怪，她好像
在澆灌什麼心事，是思念在黃河兩岸的她
唯一的兒子嗎？她幾次同我說話又停住，
臉上浮着憂鬱不開的神色。
晚上帶着湯婆在門外的石爐上烘涼。踏雪
的夜空裏飄漫起燦黃的月光，山巒剪影般
的大背景浸入了
柔弱的土壤
裏，我看見她
下的戲片飛了

說：「你給我寫封信，對他說，他要是能回來，就回來看看，要是不能，如今政府有條件，就寬貸也不用他掛心。」這樣，就說是他到縣上求職了。」

尤清

色的烟霧，漸漸地深濃了。

圍捕營員沿着一個地窖間正太陽出發，

他們使的由坡小道，天天是那裏黑

以他們不靈地再三再四地說着：『慢

走呀，不要掉個碰着了，快滾白

炸得連死屍都找不見了，輕機槍不

傷，不能使用了。

『自帝國』查到了從機帆上插回

一根鐵絲，於是就轉頭過敏地想

八路軍給埋上地雷了。

[illegible]

來。他們在暫結鎮內，要蓋一次鐵道，他們走到地當跟前，他們看着這個地點不順眼，同時還有剛抬起的新土，身來。去跑回馬河灘，報告了鬼子，他們立刻慌張地打電話給村長關去了。村長禁止通行，同時派派了五個鬼子帶了一挺機槍，三支步槍，跟落一

「國」來了。到了那裏，揹揹的鬼子
船放在一邊，就去挖地雷。
「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爆發了！
五個鬼子死了兩對半——其中兩個，
爲什麼嗎？
原來就只是一根光纖絲呀！
骨節一扭，絲絲便輕易地斷片
樣地沒有變力啊！

粗過生氣，頭皮都氣，使他的臉上燃起羞怒的火焰來，一對小紅眼急得不住的眨動，底下頭吐了兩口水沫，再說不出什麼來。

快退出來了，高長明怕在課堂裏的騷亂，至死也不肯退到後門去，他快

星期後，文驤連日不能辦公，發覺俱樂部裏進出口頭頭事務長，請你說一說，就是高長明，「第一個人的名字下面都有分號，唯

許多人鑽在俱樂部的公欄前看分數。高長明促樂部穿過走道，聽見人聲噪得厲害，他跑過去一看，見麻紙上寫着許多人名，別

捐總員走了以後，明一個人坐在炕上，也差些了。不

雲山著地，不

員只好問排長要了，把他留在家裏了

「你還嫌？」

「那麼，請你說一說雲的產地吧！」

「雲的產地，是不知道。」高長明看見他的同志們，這樣乾巴巴的，心裏想：「總歸要有人理他。只有人堆裏擠出來那個三排長——還是天空一樣，是起飛的砲火都過來啦，又怕什麼呢？壞不壞？反正正當漢奸，丟什麼呢？」

「你還嫌？」

「那麼，請你說一說雲的產地吧！」

「雲的產地，是不知道。」高長明看見他的同志們，這樣乾巴巴的，心裏想：「總歸要有人理他。只有人堆裏擠出來那個三排長——還是天空一樣，是起飛的砲火都過來啦，又怕什麼呢？壞不壞？反正正當漢奸，丟什麼呢？」

題曰高長明又不知道想怎麼不答幾句實在惹了他一會兒後，那時聽得老人們說的道家給教員說：

「老高，給你這麼大個鍋，吃不完分給我一點呀！」

大家跟住這句話都笑起來了。三姨長似乎故意要掀起事一發，對他說：

「立竊有一種新的氣，鮮明，清楚，和與高長明說罷，」

他跳下炕來往替他跑進去。

他要進俱樂部的前面準備開始。

「好，只要你用自然音進步的。快一點，自然音就要臨場了。」

「第一要不就是『陰陽相』。」

「又是一陣過爐大笑。明明知道自己是題歪了，大衆的英聲。」

在說：

『不用化津貼費，要給錫箔，擲錢的命活，福滿一落地要來。高長明只得趕。」

於是，高長明的沙眼，得意地鑲了指揮員的旁邊舉了

一九四二

蕭
函

前年七月，我到了吳縣縣，縣婦女主任派我到王家溝去參加鄉裏的婦女大會。散會以後，天色已是薄暮了。村婦女主任正要我找尋住宿的地方，一個中年婦人走到我的面前來。她紫着褲腳，高高的身量。望着她的愉快的面容，我記起，她是最早到會場來，幫助婦女主任到各家去喊喊她們的。她說她家裏沒有人，也沒姓姓，很清靜。我們新換單的話語裏，這樣談話，雖然，在我們新換單的地區裏，人民對工作人員的如進家人般的親切，我已習以為常了。我們走在小路的小路上，她問我多少年紀，還有沒有父母，問起參加革命幾年，還繼續着，我們立刻覺得非常熟悉，她說她在土地革命的時候也做過工作，現在年紀大了，不行啦。

她的家裏的門坐落在王家溝的末尾。這裏擁有着青山村裏罕見的樹木，和傍着溝水的接連的茅棚。陸斜的田墾後面，黃河的混濁的泥濘河溝流下，敵人的砲彈不斷的從河的彼岸傳送過來。她的窑洞是這樣空曠，沒有甚麼所應有的那種雜亂的物件。舖在炕上的氈子是破爛的，被褥也是破爛的。穿着她的家居的，只有一匹雪白的綢和一隻養老了的狗。她端出一碗去年的乾菜湯我吃，告訴我們前面幾株樹上和坡上的幾塊高粱地，都還是土地革命的時候分下的。

「革命可不是容易的事，是要人命的。」

她充滿感慨的說，一面在灶前坐下，拉起一塊土布革命的時候，聽說你們還村是最先紅的。」爲了引起她的話，我這樣附

那時，正是那一個，大堤是縣長，村前那姓都維護他。那大清早，大堤有輛，還有商村的棧子守，在一個頭上。當火可算的打死了五個，只剩下大淋的一隻豬跑跑走啦……」

灶門的火映在她的臉上，臉更顯得激動了。

「從前的事，可是算不消漢和有職的屍骨都無處找！」

我記起從前上的幹部聽到黃河，逃山西去了。」

我記起那個少了一總是笑着落他工作的促上了游擊隊，在河那邊打上了游擊隊一樣的剛烈性子。

「好，好。」我胆口說。

用什麼來形容她的喜悅呢？她帶着忍不住的笑容安排碗筷。她顯得有點倦了。我問自己：這是於歡國的尤諾是來訪的嗎？有時候，人是怎樣需要着一點安慰，需要着一點快樂的東西呵。對這個太多了悲苦的婦人，我難道還該撲滅她心裏的一點小小的希望的火花嗎？

吃飯時的沉默使我有點奇怪，她好像在這想什麼心事，是思念在黃河彼岸的她唯一的小兒子嗎？她幾次向我說話又停住，臉上浮着憂鬱不開的神色。

最後我們坐在門前的石爐上乘涼。階臺下的夜空裏瀟灑地懸黃的月亮，山巒剪影投

了座鐘。

「贊同志，她一面說着，

歐出來往坡下

了。

在走近溝底巨大的並腰向掩逐在我們的我們走山兩山的豁口與岩岩閃閃着山脚，前面出大的背影融入蒼樹叢中，潺潺的土壤裏，我看見她拖粗什麼呢？下的塵片呢？

「應托你。」
刻拿着一把鐵
槍加添忿莫解
了她。黃河的
落後忿怒的浪頭
過一個山脚，
展開來。覆射
們的視線，河
又轉過一個
桑樹根，她的高
沙石的響聲。
斑駁的樹影
的身姿，她在
沐浴在月光之
中，這也對她

光溜溜的岩石上，動手解凍那似乎捆繫得
很牢固的繩索。我俯下身去，一支手槍驚
然出現在我的面前。

「齊同志，」她方若右顧一下，把披滿
著蒼股鏽結的槍放在我的手掌裏，「這件
事我敢真你。還是有財庫走時埋下的，是
咱們紅軍的槍，有財子嗚呼萬歲啊，他早
晚回來還要呢。這幾年，我換整了心，當
那次搜查的時候，我聽得道夜睡不寧。如
今又是我們自己的政府啦，這換槍我作了
主，托你給我帶到縣上。」

我夢幻的聽着她的話語，覺得涼涼的河
風從我們身邊溜過。她以惡靜的語調又
說：「你給我寫封信，對他他說，他要是能回
來，就回來看看，要是不能，如今政府有
優待家裏也不用他操心。」這模樣，就
是我聽到的最上法啦。」

「老高，給你這麼大個雞蛋，吃不完給我一點呀！」

大家跟住這句話都笑起來了。三排長似乎故意掀起大家對高長明的嘲笑一樣，高長明簡直差幾度哭了。高長明同夥的關係，高長明沒有與他翻臉。要不是，他一定要痛罵他的。他正整齊說一句什麼到範圍的話，還擊三排長一下的時候，忽然龍又說：

「不用化洋妝費，度給夠蛋吃囉！」

接著，擲投的冷話，鬧鬧一發地襲來。高長明只得避

立刻有一種新的便他跳下坑來往後跑去。

他走進俱樂部的手櫥，正要準備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九四二